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arry Flint,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white shirt, and dark ti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 white, jagged, torn-paper-like border separates the portrait from the text on the right.

# 我作为 社会弃儿 的一生

● 拉里·弗林特自传

AN UNSEEMLY MAN

 Life as  
Biographer,  
Editor, and  
Social Outcast

[美] 拉里·弗林特/著  
李斯 祝勇/译

时事出版社

511  
0425  
511

# 我作为 社会弃儿 的一生

◎ 拉里·弗林特自传



【美】拉里·弗林特/著  
李斯 祝勇/译

时事出版社



AN UNSEEMLY MAN

*My Life as  
Pornographer,  
Pundit, and  
Social Outcast*

(京权)图字:01—98—03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拉里·弗林特自传/(美)弗林特(Flynt, L.)著;李斯,祝勇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 4

(五谷田文化译丛)

书名原文:An Unseemly Man

ISBN 7-80009-475-8

I. 我… II. ①弗… ②李… ③祝… III. 弗林特—回忆录 IV. K837.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5297号

**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

——拉里·弗林特自传

[美]拉里·弗林特 著

李斯 祝勇 译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兆成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2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元

An Unseemly Man

Copyright ©1996 Larry Flyn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8 by Current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ve Entertain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 ©1998 时事出版社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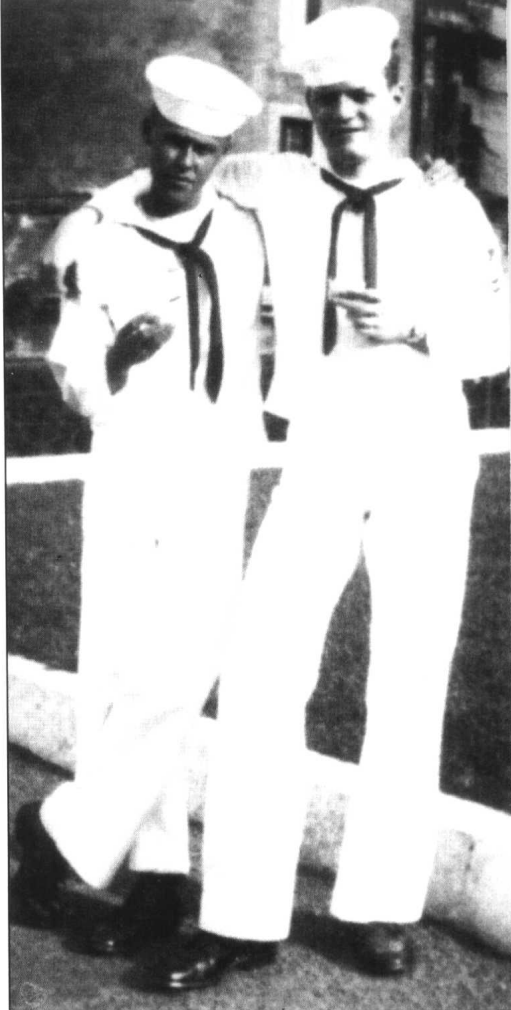


□ 我和阿尔西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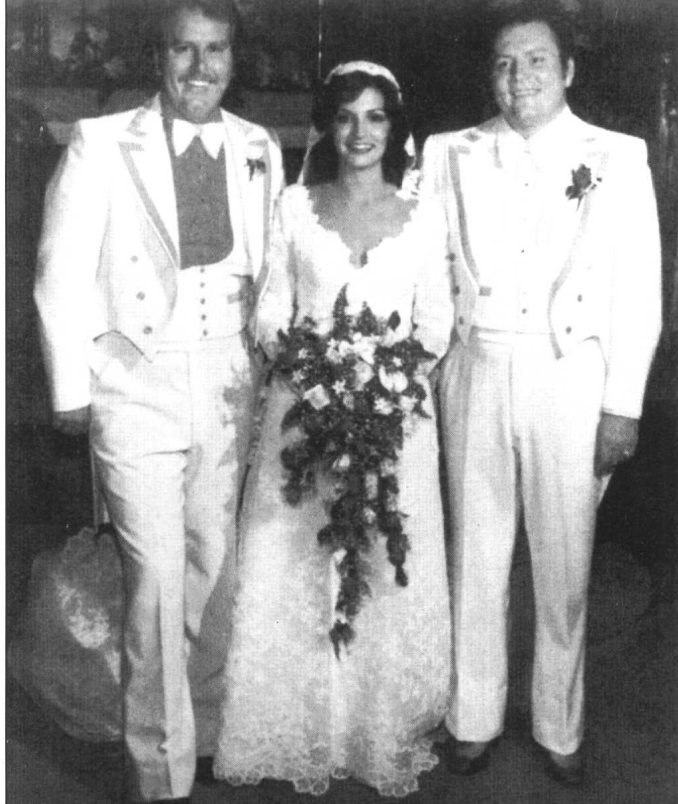


□□ 我两岁时与母亲伊迪丝在一起（右下）  
□ 我1942年的婴儿照（左上）





- 我11岁时与5岁的弟弟吉米在一起（左上）
- 1955年留影（左下）
- 在海军部队。我和战友1962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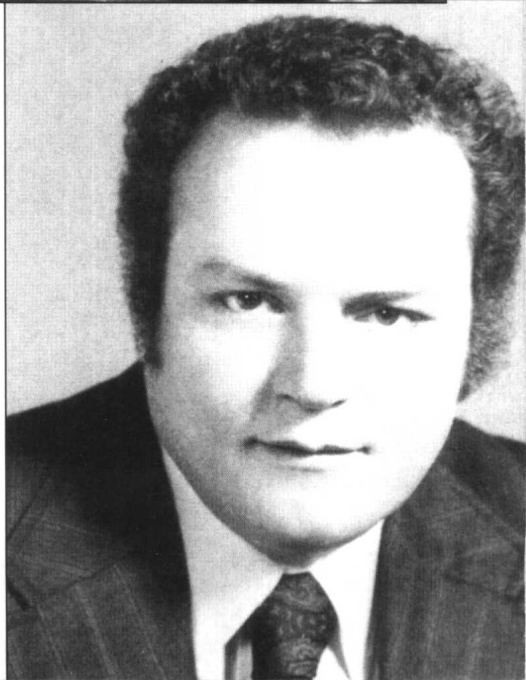
□ □ 阿尔西娅、我和女儿特莱莎 1977 年在新奥尔良（下）  
吉米参加我和阿尔西娅 1976 年的婚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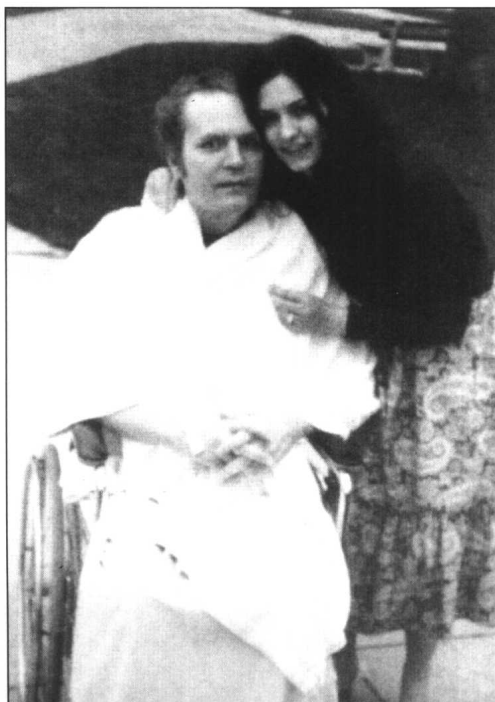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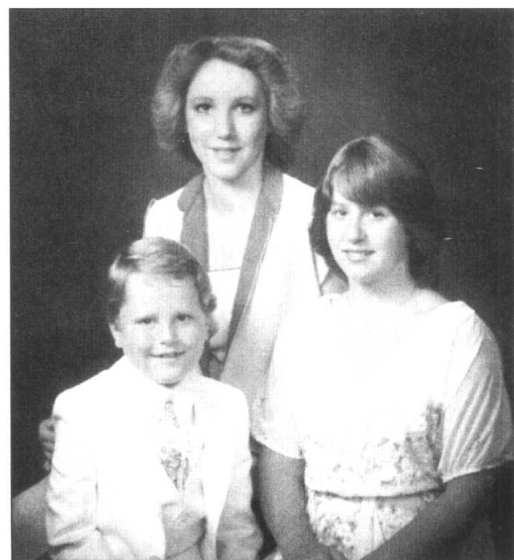
- 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住宅（上）
- 1977年在辛辛纳提电视节目中与国会议员罗伯特·多伦辩论（中）
- 1972年留影（下）





- 菲尔·东纳林、阿尔西娅和我1978年在密西西比河（上）
- 我和阿尔西娅，1978年枪击事件后不久（下）





- 1986年的阿尔西娅（左）
- 我和5年的情人莉茨·贝里亚斯（右上）
- 我的孩子们：（左起）小拉里、莉莎和特莱莎（右下）

# Jerry Falwell talks about his first time.



INTERVIEWER: But your mom? Isn't that a bit odd?

FAWELL: I don't think so. Looks don't mean that much to me in a woman.

INTERVIEWER: Go on.

FAWELL: Well, we were drunk off our God-tearing asses on Campari ginger ale and soda—that's called a Fire and Brimstone—at the time. And Mom looked better than a Baptist whore with a

□ 传为奇谈的“康帕里”广告，画中人物是杰里·法威尔（左）

FAWELL: My first time was in an antique store, but I got hung over.

INTERVIEWER: Wasn't it a little number?

FAWELL: Well, after I kicked the guy out.

INTERVIEWER: Well, you must tell me all about it.

FAWELL: I never really expected to make it with Mom, but then after she showed all the other guys in town such a good time I figured, "What the hell?"

INTERVIEWER: I see. You must tell me all about it.

FAWELL: Sure.

INTERVIEWER: Campari is a great thing. I've never had it before. It's so good.

FAWELL: Sure.

INTERVIEWER: Campari is the ultimate that exists.

**CAMPARI** You'll never for...



□ 1983年《风尘女郎》滑稽广告：拉里·弗林特完蛋了！（右）

# 从弗林特说到法律

——译序——

李 斯

鸿蒙之初，普天之下不过一堆散乱无序的元素；进而雷电交织，水融火化，忽地生出一撮蛋白质；再而有了直立人，然后出现汉谟拉比法典，直至文明的电刑。

法和文明的进步当然没有这么快，这么自然流畅，我的意思是说，自打人类诞生以来，法就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前进，换一句话说，文明（法当然也包括在其中）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它起源自人类，也只有为人类服务这一唯一的目的。从尼安德特人到本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文明对人类的服务体现了从南向北的发展过程，即从性器、胃、口，一直发展到大脑沟回。

我们手上的这本《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讲的

是一个人打赢了一场极大的官司，我书桌旁的这本《美国最高法院大案录》里就有这个著名判例的编号。他不仅赢了这场官司，躲开了数千万美元的赔偿，而且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

但他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他在事业的全盛时期不得不花去一半的时间出入法庭；他的至爱罹难恶疾；他的为人和品性受人非议；他甚至丢掉了双腿；他的一生已经为此永远地陷入轮椅中。

拉里·弗林特，就是这位美国弃儿，一位办男士杂志起家的人，他的《风尘女郎》在名声上仅次于《花花公子》。他早年受很多检察官起诉，就是因为这些检察官跟他的意见不一样造成的。他认为，男士杂志能满足男士的需要，正如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同性恋是合乎道德的理由一样。而那些检察官认为社会秩序很乱，跟淫分不开。而淫字害人，就是这些媒体造成的。拉里·弗林特不服，便上诉最高法院，闹得法庭鸡飞狗跳，其结果大出人们所料——他竟然赢了，因为大法官们一致认为，色情杂志固然不好，但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更为重要。于是拉里竟成了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英雄”。

很显然，本书所记录的这系列官司是足以让人深思的。法律到底制裁什么？保护什么？这不仅是法学界研究的问题，也是大众关心的话题。

译完这本书的时候，窗外正下着纷纷细雨；透过窗户看去，原本窄小的天空，现在就只剩下灰蒙蒙的一片。一个原本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在地球那端胜了一场官司，他的官司赢了，坐在摩天大楼里体味胜利后的快感，而我却只能在这里胡思乱想一番。对于拉里·弗林特这个人，对于他赢的这场官司，对于与此相关的许多话题，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将它译出，不妨将它视为了解西方的一个参考资料。书中观点，亦不代表译者观点。总之，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它为我们透视美国社会与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文明前途的莫测感到些许忧虑。由此引发的关于法律、关于言论自由、关于美国精神等问题的讨论，也必将引起更多人们的深思。

# 人民反对拉里·弗林特

——译序二

祝 勇

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标准常常使得英雄与狗熊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拉里·弗林特恰好赶上这个时代。如果说淫毒妇潘金莲在大约六百多岁高龄的时候突然成了人性解放的先驱，那么拉里·弗林特，这位现代美国的色情杂志之王，成为捍卫美国新闻自由的斗士，便不足以令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在媒体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总统的一个喷嚏进行独家评论的美国，拉里·弗林特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因办刊物而走上法庭，甚至入狱的人。他创办了以平民阶层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风月刊物《风尘女郎》，其文图比针对白领读者的《花花公子》还要泼辣不羁。他过了一辈子异



教徒的生活，他像数着口袋里的金币那样得意地统计他占有女性的数量，他以刊物的粗俗程度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然他也嘲讽政治，在刊物里开设了“本月王八蛋”排行榜，但他所带来的最大的混乱，仍然是在“性”的方面。《金瓶梅》中吴月娘曾规劝西门庆保重节制，西门庆听罢大笑，云：“只消广施钱财，即使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结果西门大官人独子夭折，自己也死于非命。无独有偶，拉里·弗林特亦为他的叛逆生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爱妻阿尔西娅死于艾滋病，自己不仅成了法庭的常客，而且在壮年时遭反对者枪击而半身瘫痪，后半辈子最多也只能在轮椅上风流了。

拉里·弗林特在作家肯尼斯·罗斯的帮助下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名曰《我作为社会弃儿的一生》，美国达弗鹤出版公司1996年9月第一版，我们在这里将它首译出版，目的是使国人对堪称“自由国度”的美国社会有更深层的认识。当拉里·弗林特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无法掩盖自己被主流社会唾弃的无奈与悲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成功”津津乐道。书中写道：“《风尘女郎》是以讽刺和嘲笑性，政治和宗教为己任的。”而标榜“性自由”与“性欢乐”，便是刊物最是为著的标签。